

《舞赋》为傅毅所作申证

范春义

《舞赋》一文首见于昭明太子萧统所编《文选》，题为傅武仲（即东汉傅毅）所作；但在《古文苑》中，却题为宋玉所作。《舞赋》的著作权问题由此产生。传统观点多以前者为是，但近来亦有学者强烈主张《舞赋》为宋玉所作，并对相关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。宋玉是战国末期的著名作家，《舞赋》又是现存最早的描写舞蹈的完整文学作品。考实《舞赋》的著作权归属，对于楚辞学、中国舞蹈史的研究，均具有重要意义。

—

为醒目起见，现将《舞赋》的原始材料罗列如下：

楚襄王既游云梦，（使宋玉赋高唐之事。）将置酒宴饮，谓宋玉曰：“寡人欲觴群臣，何以娱之？”玉曰：“臣闻（歌以咏言，舞以尽意。是以论其诗不如听其声，听其声不如察其形。）《激楚》、《结风》、《阳阿》之舞，材人之穷观，天下之至妙。噫！可（以）（《艺文类聚》、《古文苑》无“以”字）进乎？”（王曰：“如其郑何？”玉曰：“小大殊用，郑雅异宜。弛张之度，圣哲所施。是以《乐》记干戚之容，《雅》美蹲踞之舞。《礼》设三爵之制，《颂》有醉归之歌。夫《咸池》、《六英》，所以陈清庙、协神人也。郑卫之乐，所以娱密坐、接欢欣也。余日怡荡，非以风民也。其何害哉？”）王曰：“试为寡人赋之。”玉曰：“唯唯。”

（夫何皎皎之闲夜兮，明月烂以施光。朱火晔其延起兮，耀华屋而燎洞房。黼帐祛而结组兮，铺首炳以焜煌。陈茵席而设坐兮，溢金罍而列玉觞。腾觚爵之斟酌兮，漫既醉其乐康。严颜和而怡怿兮，幽情形而外扬。文人不能怀其藻兮，武毅不能隐其刚。简惰跳踉，殷纷棼兮。渊塞沉荡，改恒常兮。）于是（《艺文类聚》本无此二字。《古文苑》本此二字作“尔乃”）郑女出进，二八徐侍（《古文苑》作“待”）。姣服极丽，姁媮致态。貌嫵妙以妖蛊（《艺文类聚》、《古文

苑》作“冶”）兮（《古文苑》无“兮”字），红颜晔（《艺文类聚》作“烨”）其扬（《艺文类聚》作“杨”，《古文苑》作“阳”）华。眉连（《艺文类聚》作“口”）娟以增绕兮（《古文苑》无“兮”字），目流睇而横波。珠翠的皪（《古文苑》作“灼烁”）而照耀兮，华袿飞髻而杂纤罗。顾形影，自整装。顺微风，挥若芳。动朱唇，纡清阳（《古文苑》作“扬”）。（此处《古文苑》有“而”字）亢（《古文苑》作“抗”）音高歌，为乐（《艺文类聚》、《古文苑》有“之”字）方。（歌曰：“摅予意以弘观兮，绎精灵之所束。弛紧急之弦张兮，慢末事之翫曲。舒恢良之广度兮，阔细体之苛缚。嘉《关雎》之不淫兮，哀《蟋蟀》之局促。启泰贞之否隔兮，超遗物而度俗。扬激徵，骋清角。赞舞操，奏均曲。形态和，神意协。从容得，志不劫。于是蹶节鼓陈，舒意自广。游心无垠，远思长想。）其始兴也，若俯若仰，若来若往。雍容惆悵，不可为象。（其少进也，若翱若行，若竦若倾。兀动赴度，指顾应声。）罗衣从风，长袖交横。骆驿飞散，飒擻（《艺文类聚》作“逯”，《古文苑》作“沓”）合并。（鸛鷖燕居，拉搯惊。）绰约闲靡，机迅体轻。（姿绝伦之妙态，怀恹素之洁清。修仪操以显志兮，独驰思乎杳冥。在山峨峨，在水汤汤。与志迁化，容不虚生。明诗表指，喟息激昂。气若浮云，志若秋霜。观者增叹，诸工莫当。）于是（按：《古文苑》本无此二字）合场递进，按次（《艺文类聚》作“步”）而俟。埒材（《古文苑》作“簇”）角妙，夸容乃理。軼态横出，瑰姿谲起。（眇鼓鼓则腾清眸，吐哇咬则发皓齿。摘齐行列，经营切儻。仿佛神动，回翔竦峙。击不致莠，蹈不顿趾。翼尔悠往，暗复辍已。及至）回身还入，迫于急节，（浮腾累跪，跼蹐摩跌。）纤形赴远，淮似摧折。纤縠蛾（《艺文类聚》作“俄”）飞，纷（《古文苑》作“缤”）森若绝。（超趁鸟集，纵弛殒殒。蜺蛇婞袅，云转飘忽。）体如游龙，袖如素蛾。（黎

收而拜，曲度究毕。)迁延微笑，退复次列。观者称丽，莫不怡悦。

(于是欢洽宴夜，命遣诸客。扰攘就驾，仆夫正策。车骑并狎，崑崙逼迫。良骏逸足，踰捍凌越。龙骧横举，扬镳飞沫。马材不同，各相倾夺。或有逾埃赴辙，霆骇电灭；蹶地远群，暗跳独绝。或有宛足郁怒，般桓不发，后往先至，遂为逐末。或有矜容爱仪，洋洋习习。迟速承意，制御缓急。车音若雷，骛骤相及。骆漠而归，云散城邑。天王燕胥，乐而不泐。娱神遗老，永年之术。优哉游哉，聊以永日。)(《文选》所用版本为淳熙刻本，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本，第17卷，第246—249页。《艺文类聚》所用版本为汪绍楹整理本，中华书局1965年版，第769—770页；《古文苑》所用版本为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，卷二，第65—67页。《文选》多出部分与异文用括号标出)从上面的文字比对来看，《古文苑》本所谓宋玉《舞赋》为《文选》本傅毅《舞赋》的删节本是明摆着的事实，正如宋人章樵在《古文苑》卷二中明确指出的那样：“傅毅《舞赋》，《文选》已载全文。唐人欧阳询简节其词，编之《艺文类聚》，此篇是也。后人好事者以前有楚襄、宋玉相唯诺之词，遂指为玉所作，其实非也。”(《古文苑》，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卷二，第67页)

二

除了上述感性的认知理由，还有两条文献证据直接证明《舞赋》为宋玉所作说之误。第一条，首先是关于《艺文类聚》、《初学记》中《舞赋》均标注为傅毅所作。通过上述版本的比对，可以看出《艺文类聚》本与《古文苑》本文字只有细微差别，属于同一版本系统无疑。根据文献学的从先原则，即在没有其他参证材料的情况下，对于同一内容的异文，应该以出现时间较早的材料为依据。道理很简单，因为时代越早，古书保存原貌的可能性就越大。《艺文类聚》成书显然早于《古文苑》(对《古文苑》成书年代，可参李芳《〈古文苑〉成书年代考》，《古典文献研究》第8辑，凤凰出版社，2006年1月)。从论证效力来说，应该认定《艺文类聚》关于《舞赋》作者的记录的可靠性要高于《古文苑》而不是相反。《初学记》的著录又是证明《舞赋》为傅毅作品的最直接的证据。《初学记》本文字与《艺文类聚》本基本完全相同，当属于同一版本系统。因为《初学记》与《艺文类聚》二者成书时间相差不远，作为皇室编书，编者所用材料来源大致相同。他们都把《舞赋》

归于傅毅，可见实有所本，而且还有《文选》作为旁证。而《古文苑》来路不明，其可靠性并未得到充分证明，在目前还不能作为可靠的资料来看待。《文选》、《艺文类聚》、《初学记》中关于《舞赋》作者的记载完全相同，这是《舞赋》为傅毅所作的铁证。在这三条证据否定不了的情况下，通过其他途径来证明宋玉对《舞赋》的著作权很难有说服力。

其次，关于引用《舞赋》情况的证据。因为傅毅《舞赋》完成后，成为赋作名篇，在唐宋被广泛引用。相反，所谓宋玉的《舞赋》在唐宋以前则无人征引。要证明这一点，最好选择既征引《舞赋》，又征引宋玉作品的著作来分析。其中典型例证如下：一、在《文选》当中，李善注引用了大量的《舞赋》的内容作为例证，既包括傅毅的，也包括张衡的。同时，他有七十二处引用到宋玉的作品，这七十二条均与《舞赋》无关。可见在李善眼中，没有宋玉作《舞赋》这一说法。二、同在其后的南唐徐锴撰《说文系传》中，两处引用傅毅的《舞赋》，七处引用宋玉的作品，可见在徐锴眼中，也没有宋玉作《舞赋》之事。宋吴棫在《韵补》中，一处引用傅毅《舞赋》，三十七处引用宋玉作品。《九家集注〈杜诗〉》两例引用到傅毅《舞赋》，一百三十九例引用到宋玉(此处统计数据依据电子版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)。这都充分证明，除了《古文苑》的记录，唐宋前不存在宋玉作《舞赋》之说，宋玉作《舞赋》说得不到文献上的任何支持。

三

以上是通过文献版本与流传引用考察这一问题，下面从《舞赋》的文本内容来进行考察。即是否确实存在傅毅《舞赋》是傅毅在所谓宋玉《舞赋》基础上进行模仿的可能呢？立足于文本材料分析，我们发现这一可能根本不存在。

一方面，模仿是文学作品创作中的常见现象，汉赋写作中的模仿现象尤其突出。但是通观现存汉赋作品，尽管存在模仿、雷同之处，但其主要局限于布局结构、立意，词意虽然有的相近甚或相同，总体来看文字完全重合者极少。像第一节所展示的那样，大段文字一字不落，句式顺序完全照搬式的模仿绝无仅有。如果把所谓宋玉《舞赋》看作是傅毅《舞赋》的删节，则顺理成章。因为《艺文类聚》对个别篇章进行删节，有时删节幅度还很大，但是其删节不改变原文次序。《舞赋》的删节在《艺文类聚》删节体例下，非常正常。

更重要的是，假如傅毅《舞赋》是对宋玉《舞赋》的

模仿，其前提就是所谓宋玉《舞赋》本身是一个自足的完整的有机整体。根据所谓宋玉《舞赋》来看，其本身不是自足的有机整体，而是有着明显的删节痕迹，理由如下：

因为从内容上判断宋玉《舞赋》是否自足，由于其本身就是作为待定的对象，不能成为自身的绝对判断标准。我们可以同时代《招魂》中的歌舞描写为例来看这类歌舞的描写特点。《招魂》中歌舞描写主要包括演出的环境，演员的服装，演员的舞姿以及演出的过程，演出之后的一些活动。汉赋中《七发》、《子虚赋》以及京都大赋中的歌舞描写都是如此。而在宋玉《舞赋》中，就缺少演出环境的描写。在傅毅《舞赋》中，“夫何皎皎之闲夜兮”至“改恒常兮”一段，用优美的文字，描写了君臣夜宴，酒酣人醉，得意忘形的情形，为舞蹈的展开设置了一个必备的背景。这种对“舞的场景的渲染”，与“舞”这一核心内容的展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这同样适于对结尾的分析。所谓宋玉《舞赋》中，舞蹈完毕，便戛然而止，这也不符合舞蹈描写的惯例。在汉赋中，一般舞蹈结束后，都有类似尾声性质的描写。傅毅“于是欢洽宴夜”至“聊以永日”一段，写歌舞结束，遣客夜归，主要铺写车马行状，与舞蹈描写没有直接关系，但却是一个过程的组成部分。

另外还能找出形式上更加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这一问题，有三个细节应该充分注意。第一，“尔乃郑女出进，二八徐侍”一句之“尔乃”。“尔乃”本为时间性连词，表示动作的承接或先后或是转换话题。在《文选》所收赋作中，“尔乃”均起这样的作用，和“于是”同义。在《古文苑》本中，这个词用法显得非常突兀。因为宋玉刚刚“唯唯”，接着就来了个“尔乃”，本无所承，何来“尔乃”。但是如果把它看作是节略本来看，这一“尔乃”用得便顺理成章。因为宋玉“唯唯”之后，首先写的是跳舞的场地环境。“尔乃”接着叙述，并有转换话题之意，很自然地由场地转到服装

的铺陈，这是删节的重要直接证据。第二，就是关于“兮”字的删节，在《古文苑》本中，下列两句单句末没用“兮”字。“貌嫋妙以妖冶，红颜晔其阳华。眉连娟以增绕，目流睇而横波。”这里有两个问题：一、假设真为傅毅增补，傅毅为什么此处加上这两个“兮”字而其他文字照抄不改？二、不用“兮”字不符合此类内容宋玉所用句式的格律。宋玉在《神女赋》中，也有一段类似相貌描写：“貌丰盈以庄姝兮，包温润之玉颜。眸子炯其精朗兮，瞭多美而可观。眉联娟以蛾扬兮，朱唇的其若丹。素质干之馥实兮，志解泰而体闲。”（《文选》卷一九，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淳熙本，第268页）在单句末尾位置都用了“兮”字。如果《舞赋》真为宋玉所写，这种现象难以解释。相反，如果看成是傅毅创作，《艺文类聚》进行了删改，就顺理成章。删掉了“兮”字，舒缓的节奏感没有了。这样删节，基本成为对句，符合六朝以来骈文发展的规律，具有当时的时代特征。而且根据现有的材料看，《艺文类聚》或是《初学记》确实存在删掉“兮”字的惯例。第三，关于“亢音高歌为乐之方”。“高歌”的是什么，所谓宋玉文中并没有下文，而是直接开始舞蹈描写，这显然不符合此类内容常规的表达格式。在这种语境中，“歌”之后要么有唱词，顺承唱而来，要么对歌进行评价。所谓宋玉《舞赋》之所以马上转到舞蹈描写，就在于删除了的缘故。由此可以看出，所谓宋玉之赋明显是删节而成，不是自足的。相反，把它当作傅毅的作品来看，就是一个完整的整体。在序言中陈述俗乐的合理性，接着描写了跳舞的场地，演员的服装，他们的舞姿，跳舞之后的分散回家，是一个完整的过程。

总之，通过《舞赋》文献版本比对以及流传引用的考察，通过对宋玉《舞赋》文本存在问题的分析，足以证明傅毅是《舞赋》的真实作者。宋玉创作《舞赋》，傅毅进行模仿之说不能成立。

[作者单位：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]

李白赠何昌浩诗系年

咸晓婷

李白生平事迹与诗歌系年研究向来是学界的一大难题，诸多学者在这方面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并取得了卓著

的成果，如詹锬、郁贤皓、安旗等，但是到现在为止，相互分歧乃至错讹之处仍在所难免，这一方面固然是由